

触景生情

丰收的颜色

□疏泽民

春华秋实，春种秋收。时序到了秋天，庄稼次第成熟，大地上呈现一派五彩斑斓的丰收之美。

通常，丰收的景色是黄色的，例如稻子。无论是单季还是双季，到了秋天，稻子成熟，叶片由墨绿转为橙黄，沉甸甸的稻穗，籽粒饱满，低头弯腰，以虔诚的姿势叩谢大地养育之恩。一田一田的稻子连成片，汇成海，远远望去，大地上一派金黄，宛如巨幅水彩画卷。联合收割机把田野当作沙盘，一趟趟地切割、吞吐，专心致志地创作沙画。站在田埂上，感受机械作业的轰轰烈烈，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一股豪情油然而生。

脱下来的稻谷摊晒在水泥晒场上，也是金黄的。晒场像一只没有沿口的平底锅，摊开的稻谷犹如“蛋饼”。晒至晌午，庄稼人拿着木刮板，在“蛋饼”上推出一道道“波纹”。微风习习，庄稼人忙着扬场。铲一锹稻谷向空中抛去，一道抛物线横空而出，灰尘、碎屑被风吹远，饱满的谷子纷纷降落，如春雨溅叶，如春蚕食桑，沙沙作响。拣一粒稻谷放进嘴里，“嘎嘣”一声断成两截，嘴里还留有米粒的余甘。庄稼人知道，稻子已晒干，可以归仓了。

金黄色的还有玉米。掰下来的玉米棒摊在水泥晒场上，晒干水分后，玉米脱粒机派上了用场。机器轰鸣，玉米棒从喂入口进去，吐出来就成了光秃秃的芯棒。脱下来的玉米粒堆成小山，黄灿灿的，如一座黄金堆砌的金字塔，看着让人喜欢。也有将玉米棒用麻线串起来的，或将玉米棒的苞皮绞成串，挂在屋檐下凌空横架的竹篱上，如编钟，将民房装扮成黄金屋，让人心生喜欢。

除了黄色，秋天丰收的颜色还有紫色、绿色、黑色、白色、红色。紫色的是月亮菜，从木叶动秋声的初秋，到草木渐枯的寒秋，裹一身紫红色的旗袍，齐刷刷挂在篱笆上，明亮了路人的眸

子。绿色的是绿豆，豆秆砍下来摊晒在晒场上。阳光照耀，豆类渐干，站在晒场上侧耳细听，隐约听见绿豆荚爆裂的轻响，啪地一声，蹦出圆溜溜的绿豆粒。这时连枷派上用场，“砰砰砰”地挥舞连枷，豆粒滚落一地。抖去秸秆，晒场上留下一片绿。圆滚滚的绿豆摊在晒场的水泥地上，或摊在屋顶平台的簸箕里，成为晒秋版画里一项重要的构图元素。

黑色的是芝麻，收割下来的芝麻秆摊在簸盘里晾晒，用短木棒轻轻一敲，黑蚂蚁似的芝麻“沙沙沙”地落了一层。别看它外皮黑，里子可是白的，吃起来可香了，餐桌上的汤圆、麻饼少不了用它做馅，超市里的芝麻粉、芝麻油，都是它的代表作。

白色的是棉花。棉花的采摘期长，从初秋到初冬，棉桃依次成熟，炸裂，吐出洁白的棉絮，如一只只白蝴蝶，栖息在棉秆上。庄稼人将它们摘下来，摊在门前的簸箕里，摊在晒场的尼龙纱网上，远远望去，犹如一簇簇蚕宝宝，如一朵朵白云，如一座座雪山，给人一种圣洁之美。摸一摸，柔软而又温暖；闻一闻，满是阳光的味道；瞧一眼，心里早已乐开了花。

最喜庆的要数红色。红色的高粱，高举着火把，站在秋天的田野里。收获后的高粱经过脱粒，摊在农家晒场上，犹如燃起了一堆篝火。赶在霜降前摘回来的辣椒，一时吃不完，就用细线将它们的柄穿成一串，挂在墙钉上风干，留作冬日里火锅的调料，随用随扯。一挂挂长长的辣椒串，如一幅幅火红的春联，又似一串串喜庆的鞭炮，一眼望去，心里似乎燃起一团火，浑身顿时暖洋洋的。

秋天里，丰收的颜色还有很多，譬如红薯紫，柑橘橙，黄豆乳黄，马铃薯肉白……数不胜数。丰收的颜色，五彩斑斓，多么喜庆啊！



秋收 孙世华 摄

生活小景

风吹云动听秋声

□高星雨

秋风起时，我开始在城市里寻找梧桐树。温和的日光从树梢散落，那些墨绿的、橙黄的、深褐的树叶，翻滚着透亮的细浪，在微风中隐隐浮动。我站在树下，宛如一只临时停歇的飞鸟，偶尔驻足此处，却见另一种风情。

我是偏爱梧桐的，如同陶渊明爱菊，苏轼爱海棠。这种值得秉烛夜游的植物，更值得我一年又一年地追寻。我在树下穿梭，树的影子落在我的面颊上，恍惚之间树的形象在脑海里变成标本。地面上的影子成为线条画，灰色是唯一色彩。我抬头望去，树梢的叶片已经焦黄，下方还是青绿的叶片。青黄不接的模样，是季节交会点上最独特的风景。

我无意于分辨每一片叶子的模样，只听风声入林，一阵喧哗。我一直认为，梧桐是一种用来听的植物。手掌大的叶片簌簌落下，是秋天的宣言。我沿着小路往前走，不扫的落叶是留给城市的温柔。脚踩在落叶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每走一步我就离深秋更近一步。风吹着梧桐，也吹着天上的淡云。梧桐的树梢高耸入云，淡淡的絮状云，如丝如雾，风吹过时心弦微颤，引来无尽离思。回想起那些听风雨的时光，我的日子遥遥地悬挂在梧桐的枝头，成为一片轻盈的叶片，顺其自

然地滑落。同样是叶子，有人落在水面上随水漂流，一生的行径都依托外力。我弯腰捡起的那一片，落在岩石的夹缝里，风吹过时正发出鼓点般密集的声音。

时常隔窗听风，天空中云朵涌动，为梧桐送来一个又一个阴雨天。入秋之后是不能期待天晴的，连日的阴雨才是淮河两岸该有的模样。风吹云动，雨水踟蹰落下。梧桐叶在雨水的洗刷下开始发亮，灰色天空是底色，金黄色才是主色。我时常想起凡·高的《向日葵》中泼泼洒洒的明艳色彩，这该是梧桐风姿中嵌入的情思。古人写“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写“缺月挂疏桐”，写“梧桐更兼细雨”，将梧桐作为意象列入愁怨与悲苦。殊不知，自由无尽地发芽，肆无忌惮地抽枝，毫不犹豫地落叶，这是作为树的选择。生命不会永不停息地涌动，在某些时刻，我们应该允许自己停下来，慢下来，甚至延宕一段时间。

风匆匆而过，瞬间便能将满树的叶子摇落。我时常企盼那些寂寥的树梢能够留下少量的叶子，以便告诉我秋天还没有结束。阴雨接续，寒潮袭来，可惜冬雪还没有到来。我坐在树下，等风，等云，等云层下降，等殷勤三更雨，等阵阵秋声滑落。

投稿邮箱：
4034444@126.com

诗 歌

人间花草(组诗)

□何吉发

牵牛花

是否有美学价值
蜜蜂蝴蝶的亲昵可以省略
一步步攀登，只是让心灵更接近蓝天。花朵的蓝不比蓝天的蓝不倦的追求，紧随太阳
它给了你生命和温暖，给了你喜好和希望，开出的喇叭再漂亮，也不会曾合吹打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是为了完成肩负的使命，让生命迸发的能量亮起颗颗饱满的籽实
收获不约而同的满意，是你今生最大的安慰，和努力的方向

野菊

见到了，你忍不住
走了过去，俯下身子

细细地看，轻轻地嗅
甚至伸出手，把它宠爱在手心
仿佛它的美，它的香都归你所有。缩回自己的手
来自自然的，自然属于自然
所有喜欢它的生灵，和你一样对它情有独钟。爱从内心里流淌出来
即使收不回，也不要故意伤害

花草

风吹来，花草起伏
香气起伏，它们朝一边倾斜
风停歇的间隙，又回过身子
迎向风口。大风一直刮着
花草一直随着风摇动着
没有一棵草一朵花
跟风溜走。只要风一停
它们又挺直身子，随时等待着
不同方向的风吹来

丰收节畅想

□汪升勤

从农民脊背上流淌的日子
已错落有致
同日凝缩成两个节气
一个是秋风
一个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秋风节气
风清露冷秋期半
桂子飘香远
丰收节日
举起美酒
祝福辛勤耕耘者
祝福耐劳收获人
大雁怀揣蓝天梦想
一路欢歌高唱
大地充满诗意
处处瓜果飘香

远离城市的歌
总是有鸡鸣狗吠音乐的弥漫
远离都邑的温馨
那是稻花香里话丰年
听取蛙声一片的韵味
蜻蜓在短短梦里

坐着花车乡间畅游
蟋蟀在蜿蜒的拓荒地
唱着一首绵绵柔柔的长歌
抖开歌里的每一个褶皱

稻子垂下
一个个金钩
玉米怀抱
一个个金娃
葵花吹着
一支支金喇叭
丝瓜攀上高架
拧开一盏盏金色的小灯
他们含辛茹苦呀
秋天 秋野
秋天 秋水
秋山 秋画
皆打造成宁静高远

靓丽辉煌丰饶富裕
乡愁浓浓幸福田园
在袅袅炊烟下
那个忙碌的背影告诉我
她是我心爱的母亲……

秋天晨练

□杨传长

夜幕轻轻褪去
太阳 蓝天 大地没有距离
绿树成荫 排列成行
花儿没有停止绽放
空气中弥漫着芳香
鸟儿在把同一首歌传唱
不冷不热 很好

把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折叠收藏
展开追寻快乐健康的翅膀
用脚步把美好的愿望写成诗行
是的 在这片深爱的土壤
把坚信坚持力量的种子
插上幸福 健康 美好
就会发芽 成长

美丽家园

秋在农家

□刘明礼

唐人李子卿的《听秋虫赋》中说：“时不与兮岁不留，一叶落兮天地秋。”是的，秋天，就在那一阵飒爽的凉风中，在那一场冰凉的细雨里，在那一片微黄的叶子从枝头悄然坠落时，款款而来。秋分一到，秋风乍起。虽说正午的艳阳依然炙热，但早晚的风带有明显的凉意。稍上些年纪的人们，纷纷换上了秋装。树上的叶子大多还绿，但有的开始变红，有的已经发黄。河流瘦了，没有了昨日的喧嚣。那聒噪的蝉声，不知什么时候也戛然而止。秋，在不经意间，说来就来了。

住在城里的人，往往是难以感知季节正悄然变换着的。真正的秋，是在莽莽原野中，在山野阡陌间，在普通农家院里。每一场秋雨都是神奇的化妆师，会把田野晕染成五颜六色；每一阵秋风都是高超的魔术师，它轻轻一吹，田野就奏响了丰收的乐章。所有的果实，都在这时甘甜飘香，都在这时饱满丰盈，就连野花野草也打包抽穗圆润起来，随风招摇，曳舞生姿。

放眼田野，沉甸甸的谷穗弯了腰，像是对大地鞠躬致谢；红红的高粱高擎着火炬，映红了满天的晚霞；成熟的玉米似裹在襁褓中的婴儿，安静地躺在妈妈的怀里；大豆浑身挂满豆荚，如一串串土黄色的风铃；枕头大的冬瓜披着白霜，裸露在草丛之中；满坡南瓜，有的灰白，有的暗青，有的赭黄，有的赤红；碧绿的白菜青翠欲滴，宽大的叶片卷着波浪；辣椒饱享着烈日，红得似火，耀眼夺目；田边的扁豆，缠缠绵绵，积蓄了一夏的能量开始迸发，开出一片片白色的、紫色的花，结出一簇簇月牙般的荚；盛开的棉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白云，落了个满枝满杈……那一派丰收的

感物抒怀

父母秧

□李星涛

父母秧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她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打碗花。诗经《小雅·我行其野》也有她的身影。“我行其野，言采其菑。”这句诗里的“菑”，就是她最原始的乳名。她的茎和芦苇一样，分地上、地下两部分。秧苗破土前，埋在深土里的茎是横向生的，长长的，白白的，嫩嫩的，又脆又甜，挖出来既可生吃，又可蒸食。而地上的茎则为蔓状，或贴着地面匍匐前进，或缠绕着附着物向上攀升。她的每一个节节都能发芽，即使你一把揪起一团也并非无大碍，因为她的一些节节还在地下。过些日子，她又会长出绿绿的一簇。

父母秧开花极美。刚长出的花苞，嫩绿的苞片里裹着白嫩的花苞，花苞尖端还冒出了粉红的尖头，恰似襁褓里粉嫩的婴孩。盛开的父母秧花，呈喇叭形状，花有五瓣，中间雪白，边缘白里透红。那红并不是涂在表面上的，而是从白里慢慢渲染出来的，并还带有一点儿若有若无的粉色。在我的家乡，形容谁家姑娘长得好看，常用“像父母秧花一样”来比方。所以，奶奶还将父母秧花唤作“姑娘花”。

傍晚来临，父母秧花薄薄的花瓣会自动往里卷起，有的甚至能卷到花蕊的底部，仿佛是一个夜幕下紧闭闺房的大姑娘。只有到晨曦染窗之时，她才重又打开美丽的闺房，欢笑着融入绚丽的霞光里。

奶奶说，父母秧通人性。你别看她那腰身细细，或匍匐前进，或攀扶而上，但长度却丝毫不比人矮。那浅红的花朵儿，多像人的脸蛋儿；那细茎两侧的绿叶，多像人的手掌；那花萼是五瓣的，叶子底部的筋纹是五条的，花朵的颜色由淡到浓也分五个层次，这和他人的五官、五脏、五指的数字分配是多

景象，像一幅画卷，静谧而悠然。

路旁的果园里，挂满枝头的苹果，像一个个害羞的小姑娘，满脸通红；饱满的石榴笑绽了口，露出粉粉的“牙”儿，馋得人口水直流；梨儿穿上了金黄的外衣，像是等待一场盛大的聚会，争先恐后亮出最美的姿态；金灿灿的蜜桃，点起一树小灯笼，照亮了整个秋天。此时，果园里的风是甜的，空气也是甜的，做一个深呼吸，让人顿觉满嘴满身都是甜甜的，一直甜到心里，甜到梦里。

秋色日深，青纱帐被撕开一个口子，村庄如同一个个美丽的小岛从绿色的海洋中显露出来。早起，随着几声公鸡的啼鸣，阵阵炊烟袅袅扶摇，新鲜的米香溢满村巷。树上的鸟儿叽叽喳喳一阵呢喃，像是开的什么例会，然后扑棱着翅膀四散外出觅食。农人们也各自忙活起自己的营生，去收获地里的庄稼。农用车川流不息，街头信步的鸡鸭，不时被吓得跑来跑去。

农家院子里，树上、房上、院子里面，挂着码着堆着的，满满都是收成，处处都是秋的影子。屋顶上，一垛垛金黄的玉米，被阳光照得耀眼；房檐下，一串串火红的辣椒，似节日挂起的鞭炮，仿佛随时准备燃响丰收的庆典；院中央，那堆成小山的红薯、萝卜，裹藏着农家的喜悦和甜蜜……这塞满院子的收获，塞满了庄稼人内心的欢喜。

邻家大伯刚卖了收获的粮食，正低头用他那双结满老茧的粗糙的手数钱，古铜色的脸上盛开着淳朴的笑容。他用辛勤的汗水，把春夏的青涩酝酿成金色的收成，秋殷实了他的腰包，也圆着他心头的梦。

秋在农家，更让农民的心里乐开了花！



秋色 王泽民 摄